

煙圈

徐訏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再版

煙

圈

每冊實價

圓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者

徐

訐

出版者

夜窗書屋

發行者

夜窗書屋

總經售

上海23長甯路七一二弄四十號
大家出版社
電話二一〇九三

三思樓月書之一

煙

圈

徐
訐著

夜窗書屋出版

烟
圈
及
其
他

猶太的彗星

當我醒來的時候，圓窗外都是海。

我立刻想到她。——「病了還是怎的？這樣大的計劃會作罷論？」可是當我起身拿香烟時，看見了兩件生疏的行李。再看看洗臉盆邊多了些化裝的洗盥的用具，我知道她一定已經上船了。可是我還不能十分相信，因為我入睡時已是三點鐘，船是四點鐘啓行的，她上船難道就在這個短短的時間？爲解決這些疑問，我的腳已經拖上了鞋。上舖並沒有她的人，可是被舖是亂的。——「那麼

她難道已經起來了？」

不錯，她的確已經起來，因為她洗盥的用具是溼的。啊，還有，臉盆邊有兩根櫻色的頭髮。

櫻色的頭髮，是的，我想不起她頭髮的櫻色，是黑色，是黃色，不過，這頭髮，是她的一定無疑。

已經快十點鐘，我忽忽盥洗完就走出來，自然我是到餐室去吃早點的。我想她也許已經用完早點到甲板上去了。

餐室裏疎疎散散有些人，我還未跨進門檻去觀察她是不是在餐室時，忽然在西首的桌上一個穿藍灰色的女人對我招手了。其實我的確不認得這就是她，但是既然是一個西洋女子而向我招手，那一定是她無疑了。

我走近她時，她很親密的同我拉拉手，好像十分熟稔似的。我在她對面坐下。她問我昨夜睡得好不好，問我昨夜什麼時候上船的，問我——我本來是一

個不會說話的人，被她東問西問，使我只有回答她的能力，而有沒反問她的餘地。一直到她用完了早餐，拿香烟來抽時，我拿火替她點的一回兒，才找到一個機會問她：

「你上船恐怕已經快四點鐘了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把第一口烟吐得非常急，說：「因為我想，我早上船一定於你很不便，一個東方人到西方去正如我們西方人到東方來，這樣遠途的旅行，一定有許多親友來送你。看見一個異國女子同你同艙，不是很不方便麼？」

「小姐，不過我想……」

「你不要這樣叫我，我們已經是夫妻，夫妻，照中國與西洋規矩都不能這樣稱呼的，是不是？你最好叫我名字，我的名字叫凱撒玲。」

「……」我臉有點紅，三十多歲了，結過婚，離過婚，生過兩個女兒，一個兒子的我，對她，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孩子，我會臉紅！

這時候，我心裏開始有點難過，我有後悔，我後悔不應當答應她來做我太太的，像這樣算是怎麼一回事呢？

那是三個月以前的事。當教育部派我到歐洲考察職業教育案發表後，我到上海安頓安頓家務，置辦一點行裝，我是向來不穿西裝的人，所以凡是襯衫領帶一概都要重新購置。就在那個時候，我在霞飛路上發現一男價格比較公道的鋪子，這男店很小，老板、帳房、伙計、店員都由一個人包辦，所以我買了幾次東西以後，就同他這個叫做舍而可斯的混熟了。他說他是挪威人，其實是猶太人，矮而胖，有一點鬍鬚，大概是四十多歲模樣。他說他走過不少地方，會說好幾國語言。我是預備先到法國去，可是我法語說不好，借他作一點練習機會，因此，有時碰到他沒有什麼買賣的時候，（他常常不忙，買賣非常少，或者一半也因為是盛夏的緣故。）我買了一點點東西，就同他談一兩鐘頭的天。

他頗健談，但總是嘆年頭不好，世界不景氣；窮，窮，什麼行業都不行，什麼地方都不好。由這些話出發，我就打聽他西歐的風俗人情，他的經歷，也談到一點主張之類，自然我也告訴他我要去歐洲等等了。

有一個星期日，我去咖啡店等一個朋友，一進門就碰到這位舍而可斯，他一個人拿一份報紙坐在偏僻處，一個電扇的下面，桌上放着一瓶啤酒，他一見我就拉我過去。我也就叫了一杯冰淇淋在他對面坐下了。

「天氣真熱！」他從肚底裏吐了一口氣笑着說。

「熱，是的；你這樣胖，自然更怕熱。」我接着又問他：「你常常來這裏坐麼？」

「是的。我常常來。我在法國時候坐慣咖啡店了。」

「常常是一個人？」

「可是一到，這裏總可以會見朋友的。」

「那……」我想說「那麼你大概想不到會碰見我吧」的話時，他的視線忽然看到我的身後去了，我無意中也回過頭來。

——裏面出來兩個女的。我再回頭看舍而可斯時，他已經站起來非常熱稔地向她們招呼。我又看那兩個女的，她們也笑着在向他表示招呼。等我再看舍而可斯，他已經走出座位去同她們談話了。我自然不好意思多看她們，回過頭來，拿舍而可斯的報紙讀。可是我甚至沒有看出這是俄文報，英文報，還是中文報，我只是在想這兩個女的與他的關係，自然也是這咖啡店的老主顧是不成問題的。

沒有一回，他就回座了，我眼看着她倆出去，我覺得這個穿嫩黃衣裳的姑娘實在美。

「這也是你們猶太女子麼？這樣美！」

「美麼？我剛才該替你介紹。不過說到美，我以為中國人比隨便哪裏的

人都美。」

話就這樣講開去了，我所等的朋友始終沒有來，起初我非常盼急，後來想他一定不會再來，也就把他忘了。他忽然說：

「我要請請你。」隨即叫了許多洋點心啤酒，這樣一直到五點方才走散。分別時他好像做了我的老友，叫我可以常常到那咖啡店裏去坐。

我自然不會常去那咖啡店，不過陌生生的吃他好些東西，很過意不去，所以隔幾天我就約他到廣東飯店吃了一次中國菜。他那天酒喝得不少，借這一點酒，談了許多他過去的經歷，縱論國際政治經濟的種種。他非常恨戰爭。咒罵世界各國擴張軍備的現狀，他說：

「歐戰時候，我們打仗，打仗，為什麼？有什麼收穫？有什麼代價？毀壞多少建設，死了多少人？我算算我親手殺死的人也不在一千以下。我為什麼要

殺人？無冤無仇的！……」我看他太興奮了，插問一句：

「你參加過歐戰？」

「哪一個人不參加？那時候十六歲的孩子都得參加！四年歐戰，我有三年在戰壕裏。半年在醫院裏。成千成萬人都在發瘋！」

「那你的運氣真不錯，倒沒有死。」

「沒有死，為什麼沒有死是運氣，難道還要我看下一次大戰？人生經歷過這樣長的戰場生涯，活的也是什麼都單調空虛了，你想想，所有老朋友們都死了，我親眼看見他們在我身邊一個個倒下去，倒下去，從此就再也不見他們起來。我的家是戰爭毀的，我的母親妻子與兒女也是因戰爭死的，你想我活着有什麼意思？你那天咖啡店裏看見的那位穿黃衣裳的小姐，她的父親是我的好朋友，從小的朋友，但是死了，死得莫明其妙。要是不死，他一定是一個大音樂家，他對於音樂實在有天才，又肯努力，在戰壕裏他都不肯放棄他的小提琴。」

那麼，這還說什麼，無緣無故把這樣的天才犧牲了，而且這自然還不止他一個。這些犧牲算是爲什麼呢？殺死他的人又是爲什麼呢？殺死他的人也就是我一樣的人，我殺死的千把個人當中，自然也有不少的科學的藝術的天才，自然也會有個音樂家。我是最愛音樂的人，那末假如其中一個不被我殺死，成了音樂家，他就是我的朋友，就是我們的文化。你說我爲什麼要犯這個罪，我不相信我沒有罪，平常爲了愛情殺一個人都有罪，我無緣無故殺死千把個人爲什麼沒有罪？我本來是虔誠的基督徒，但等神父們說我是爲光榮爲什麼因而沒有罪的時候，我再也不相信宗教了。」他說完了還要喝酒，我看他太興奮了，勸阻了他。出來的時候，我叫一輛汽車送他回去，也許是吃了點水菓關係，他似乎還清醒，他說：

「我沒有醉，沒有醉，不過酒一喝，興奮一點，說話就——很對不起。」

我回家的時候，覺得這個人的確不是一個普通的猶太商人，倒是一個可愛

的有自己良心的人。因此無聊時有便時就更常常到他店裏去談天了。有時也帶些親友到他那裏去買東西。

有一天，我同我一個親戚去買游泳衣，一進門他就說：

「徐先生，你怎麼好幾天不來？我正有件事同你商量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們明天談，明天下午七點鐘，到我家吃便飯，好不好？」

「到你家？」

「——」他拿出一張片子。

「你不是說你的全家都被歐戰毀了麼？」我裝作不正經的笑笑說。

「啊！這裏的家是我到中國以後，重新建立起來的。」他用手指指片子上
的地址。

實在說，我一半是爲好奇心所動，因此接了他的名片，也接受了他的飯

約。不過我心裏有一點侷促不安，他要同我商量的，到底是什麼事情呢？當時因為有別的主顧進來，我也就不好意思再問，就出來了。

我推測不出他要同我商量的是什麼事，後來我想他也許沒有什麼事情，只是一句空話，不過當我是朋友，要我到他家去玩玩就是了。

第二天下午六點鐘，我按照他名片上的地名去找他。

這是一個 Apartment，他住在第三層，右邊。他有三間房子，二間較大的是寢室，對面一間較小的是吃飯間也是會客室，還有一間更小的是廚房，旁邊是浴室。

我一敲門，他就來開了，接着就向他的太太介紹，他太太大概快上四十歲了，或者年青時候也很美過，態度很柔和，有點像中國人的風度。

他太太到廚房去了，我同他在那間客室沙發上談話。

他沒有提起他所說的要同我商量的事情，起初只是說些上海住家房錢一類的空話。

後來我看見牆上兩張照相，其中一張好像是家庭相片，他是很年青的在裏面中間立着。我就問他：

「這是你以前的家庭了？」

「是的，那是我父親，母親，妻子，兒女。」

「這張呢？」我指另外一張說。

「啊，這是我，像我不像？那就是我的朋友，很有音樂天才的，就是你所看見的那天穿黃衣裳小姐的父親。」他說完了，看我對於他的經歷生活很有興趣，他就在几下捧出一大本照相出來。

他一面給我看，一面講給我聽；裏面有不少他的那位有音樂天才的好友的照相，還有許多那位黃衣小姐年幼時的照相，一歲的，二歲的，三歲的……八